



文白对照  
四库全书精华

集部 · 王文成全书

(四)

李 雯瑶主编

## 目摇摇录

与杨仕鸣(辛巳)	员
二(癸未)	源
三(癸未)	远
与陆元静(辛巳)	苑
二(壬午)	怨
答舒国用(癸未)	员猿
与刘元道(癸未)	员苑
答路宾阳(癸未)	员怨
与黄勉之(甲申)	圆
二(甲申)	圆
答刘内重(乙酉)	猿
与王公弼(乙酉)	猿
答董汭萝石(乙酉)	猿
与黄宗贤(癸未)	猿
寄薛尚谦(癸未)	猿
王文成全书卷六	源
文录摇书三(始嘉靖丙戌至戊子)	源
寄邹谦之(丙戌)	源
二(丙戌)	源
三(丙戌)	源
四(丙戌)	缘
五(丙戌)	缘

答友人(丙戌) .....	缘
答友人问(丙戌) .....	缘
答南元善(丙戌) .....	远
二(丙戌) .....	远
答季明德(丙戌) .....	远
与王公弼(丙戌) .....	苑
二(丁亥) .....	苑
与欧阳崇一(丙戌) .....	苑
寄陆原静(丙戌) .....	苑
答甘泉(丙戌) .....	苑
答魏师说(丁亥) .....	愿
与马子莘(丁亥) .....	愿
与毛古庵宪副(丁亥) .....	愿
与黄宗贤(丁亥) .....	愿
答以乘宪副(丁亥) .....	愿
与戚秀夫(丁亥) .....	愿
与陈惟浚(丁亥) .....	愿
寄安福诸同志(丁亥) .....	缘
与钱德洪王汝中(丁亥) .....	苑
二(戊子) .....	愿
三(戊子) .....	愿
答何廷仁(戊子) .....	愿

## 与杨仕鸣（辛巳）

差人来，知令兄已于去冬安厝，墓有宿草矣；无由一哭，伤哉！所委志铭，既病且冗，须朋友中相知深者一为之，始能有发耳。

喻及日用讲求功夫，只是各依自家良知所及，自去其障，扩充以尽其本体；不可迁就气习，以趋时好，幸甚幸甚！果如是，方是致知格物，方是明善诚身；果如是，德安得而不日新；业安得而不富有？谓：“每日自检，未有终日浑成片段者，亦只是致知工夫间断。”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又云：“以此磨勘先辈文字同异，工夫不合，常生疑虑。”又何为其然哉？

区区所论致知二字，乃是孔门正法眼藏，于此见得真的，直是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考诸三王而不谬，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知此者，方谓之知道；得此者，方谓之有德。异此而学，即谓之异端；离此而说，即谓之邪说；迷此而行，即谓之冥行。虽千魔万怪，眩瞽变幻于前，自当触之而碎，迎之而解，如太阳一出，而鬼魅魍魉，自无所逃其形矣。尚何疑虑之有，而何异同之足惑乎？

所谓此学如立在空中，四面皆无倚靠，万事不容染着，色色信他本来，不容一毫增减，若涉些安排，着些意思，便不是合一功夫；虽言句时有未莹，亦是仕鸣见得处，足可喜矣。但须切实用力，始不落空；若只如此说，未免亦是议拟仿象，已后只做得一个弄精魄的汉，虽与近世格物者症候稍有不同，其为病痛一而已矣

诗文之习，儒者虽亦不废，孔子所谓“有德者，必有

言”也。若着意安排组织，未有不起于胜心者，先辈号为有志斯道，而亦复如是，亦只是习心未除耳。仕鸣既知致知之说，此等处自当一勘而破，瞒他些子不得也。

【译文】

差人前来，知道贵兄长已经在去年冬天安葬，墓上已经有经年之草了，没有机会前去哭拜，甚感悲伤！您所委托的墓志铭，因为我又生病，又繁忙，所以应该让朋友中深知贵兄长的人来作，这样才能说出些东西来。

说到“日用讲求功夫，只是各自依造自身良知的情况，自己除去障碍，将良知扩充以彻底发挥本体，不能迁就于习气以迎合时下的好恶。”这真是莫大的幸事啊！如果真是这样，才是“致知格物”，才是“明善诚身”。果真如此，德操怎能不日日进步！事业怎能不更加富有！说到“每天都在自我检视，也没有整日浑然成为一体的感觉”，之所以成为各个片断，也只是致知工夫间断造成的。仁，也在于对之十分熟稔。又说：“以这种观点来检视前辈文字的异同，工夫每有不合，常常产生疑虑。”这又何苦呢？

区区我所讨论的“致知”二字，是孔门的正法眼藏，在这个地方有深入的认识，真是与天地规律不相悖，询问于鬼神它也没有疑问，考之于三王也不会有错，等百世之后的圣人出来也没有疑惑！知此，才是知道；得此，才是有德。不同于这样的学问就是异端，离开这样的学说就是邪说，不觉悟于此而行事就是冥行。既使有千魔万怪，使人的眼神头脑不清，在前面扰乱，也会触此而碎，迎此而解体；犹如太阳一出，鬼魅魍魉无所逃其形迹。还有什么疑虑，还有什么异同能够蛊惑呢？

所说的“此学犹如立在空中，四面都没有依靠，任何事都不能污染，样样依他本来面貌，不容一毫增减。只要涉及到一点有意的安排，有些主观意思，就不是合一的功夫。”虽然话语仍有不圆融之处，却也表现了仕鸣的实在体会，足可能让人欣喜。但须要切实用力，才不致落空。如果只是这样说说，也不过是比拟模仿，只成为一个空自玩弄精魂的人，虽然与近世关于“格物”的诸种症候稍有不同，但作为病痛则是一样的。

讲习时文，儒者虽然并不否定，孔子也说“有德的人必会有所言”。如果太过着意于篇章的安排组织，就不会不起争胜之心，先辈号称有志于大道，结果竟也如此，只是因为世俗的积习没有除掉的缘故罢了。仕鸣既然知道致知之说，这些地方定会一下子看破，一点也瞒哄不过你的。

## 二（癸未）

别后极想念，向得尚谦书，知仕鸣功夫日有所进，殊慰所期！大抵吾党既知学问头脑，已不虑无下手处；只恐客气为患，不肯实致其良知耳。

后进中，如柯生辈，亦颇有力量可进，只是客气为害亦不小；行时尝与痛说一番，不知近来果能克去否？书至，来相见，出此共勉之！

前辈之于后进，无不欲其入于善，则其规切砥砺之间，亦容有直情过当者，却恐后学未易承当得起。既不我德，反以我为仇者有矣，往往无益而有损；故莫若且就其力量之所可及者，诱掖奖劝之。往时亦尝与仕鸣论及此，想能不忘也。

### 【译文】

分别之后十分想念，以前收到尚谦的来信，得知仕鸣的功夫每天都在进步，这是对我的望期的最好安慰。一般像我们这样的人既然知道学问的主脑，已不能无下手处，只怕被外来之气干扰，不能确实致其良知。

后进之中像柯生那样的人，也颇有前进的力量，只是外在之气的危害也不小。前些时我就此对他痛说一番，不知近来是不是真的克制掉了外来之气？收到此信后，如果他来与你相见，拿出此信与他共勉。

前辈对于后进，没有不希望他进入善地，但在规劝砥砺的时候，也会有语言、情绪太直过当之处，后辈新近之人恐怕难以承受。不仅不感激我们，反而当作仇敌，这样的事是有的，结果反而无益有害。所以不如就其力量所能达到的地

方，加以鼓励引导。以前也曾与仕鸣说过这些，估计不会忘记吧。

### 三（癸未）

前者是备案区区之语，或未尽区区之心；此册乃直述仕鸣所得，反不失区区之见，可见学贵乎自得也。古人谓“得意忘言”。学苟自得，何以言为乎？若欲有所记札，以为日后印证之资，则直以己意之所得者书之而已；不必一一拘其言辞，反有所不达也。中间词语时有未莹，病中不暇细为点检。

#### 【译文】

以前是详细引录区区我的语言，但并没有尽合我的心意。这一册直述仕鸣的收获，反而符合我的见解，可见学贵自得。古人说“得意忘言”，学习如果真自有心得，还用得上什么语言呢？如果要作些札记以便于与后来相印证，就直接用自己的话来写自己所得，不必都要泥于言辞，这样反而不能达意。其中的词语，还有不圆融的地方，病中无暇细加检视、点出。

## 与陆元静（辛巳）

赉奏人回，得佳稿及手札，殊慰！闻以多病之故，将从事于养生。区区往年，盖尝弊力于此矣；后乃知其不必如是，始复一意于圣贤之学。大抵养德养身，只是一事。元静所云真我者，果能戒谨不睹，恐惧不闻，而专志于是，则神住气住精住，而仙家所谓长生久视之说，亦在其中矣。神仙之学，与圣人异，然其造端托始，亦惟欲引人于道。《悟真篇》后序中所谓：“黄老悲其贪着，乃以神仙之术，渐次导之者。”元静试取而观之，其微旨亦自可识。

自尧舜禹汤文武至于周公孔子，其仁民爱物之心，盖无所不至；苟有可以长生不死者，亦何惜以示人。如老子彭篯之徒，乃其禀赋有若此者，非可以学而至。后世如白玉蟾、丘长春之属，皆是彼学中所称述以为祖师者，其得寿皆不过五六十；则所谓长生之说，当必有所指矣。

元静气弱多病，但遗弃声名，清心寡欲，一意圣贤，如前所谓真我之说；不宜轻信异道，徒自惑乱聪明，弊精劳神，废靡岁月，久而不返，将遂为病狂丧心之人不难矣。昔人谓三折肱为良医，区区非良医，盖尝三折肱者。

元静其慎听毋忽！区区省亲本，闻部中已准覆，但得旨即当长遁山泽。不久朝廷且大赉，则元静推封亦有日；果能访我于阳明之麓，当能为元静决此大疑也。

### 【译文】

靠送奏章的人回来，收到佳稿及手写书札，甚慰我心！听说因为多病，将进行养生。鄙人我往年也曾在这方面空耗精力，后来才知道事实并不是像所说的那样，才又一心一意

地研究圣贤学问。养生修德大致只是一件事。就象元静所说的“真我”那样，如果真能够在别人看不见、听不到的地方谨慎修持，专心致志于此，这样精、气、神就会专注静定，神仙家所谓长生久视之说也包含在这样的实践中了。神仙之学与圣人之学不同，但他们开端及原始追求也在于引导人至于道。《悟真篇》《后序》中所说的“黄老悲叹人们的贪心，所以用神仙之术渐次加以引导，”也是这个道理。元静不妨拿来看看，其中微妙的思想也可以领悟。

从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到周公、孔子，他们爱人爱物之心无所不至，如果确有长生不死的办法，他们怎么会吝惜而不告人呢？像老子、彭籛这样的人，是他们天生禀赋如此，并不是能够学到那种境界的。后世如白玉蟾、丘长春等人，都是他们学说中称为祖师的，其寿命也不过五六十岁，这样所谓长生之说则应该另有所指。

元静体质弱、疾病多，只要抛弃对于名利的追求，清心寡欲，一心一意于圣贤之学，就像以前所说的“真我”那样做。不应该轻信异道，白白惑乱聪明的头脑，疲惫精神，浪费消磨岁月，时间长了而不知反悔，将会成为丧心病狂之人啊。前人说多次折断胳膊也可成为良医，区区之我不是什么良医，也算得上个多次折臂的人吧。

元静要认真听取，轻忽不得。鄙人省亲的奏本听说部中已经批准，只要得到圣旨就能长期隐遁于山泽之中。朝廷不久就要大举选官，元静辞官也会指日可待。如果真的能来阳明山探访我，我将会为你解决这一大疑难。

## 二（壬午）

某不孝不忠，延祸先人，酷罚未敷，致兹多口，亦其宜然。及劳贤者触冒忌讳，为之辩雪，雅承道谊之爱，深切恳至，甚非不肖孤之所敢望也。“无辩止谤，”尝闻昔人之教矣；况今何止于是？四方英杰，以讲学异同之故，议论方兴，吾侪可胜辩乎？惟当反求诸己，苟其言而是欤，吾斯尚有所未信欤，则当务求其是，不得辄是己而非人也。使其言而非欤，吾斯已自信欤，则当益致其践履之实，以务求于自谦，所谓“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者也。然则今日之多口，孰非吾侪动心忍性，砥砺切磋之地乎？且彼议论之兴，非必有所私怨于我，彼其为说，亦将自以为卫夫道也。况其说本自出于先儒之绪论，固各有所凭据，而吾侪之言骤异于昔，反若凿空杜撰者。乃不知圣人之学本来如是，而流传失真；先儒之论，所以日益支离，则亦由后学沿习乖谬，积渐所致。彼既先横不信之念，莫肯虚心讲究，加以吾侪议论之间，或为胜心浮气所乘，未免过为矫激，则固宜其非笑而骇惑矣。此吾侪之责，未可专以罪彼为也。

嗟乎！吾侪今日之讲学，将求异其说于人邪？亦求同其学于人邪？将求以善而胜人邪？亦求以善而养人邪？知行合一之学，吾侪但口说耳；何尝知行合一邪？推寻所自，则如不肖者，为罪尤重。盖在平时，徒以口舌讲解，而未尝体诸其身，名浮于实，行不掩言。己未尝实致其知，而谓昔人致知之说未有尽。如贫子之说金，乃未免从人乞食。诸君病于相信相爱之过，好而不知其恶，遂乃共成今日纷纷之议，皆不肖之罪也。虽然，昔之君子，盖有举世非之而不顾，千百

世非之而不顾者，亦求其是而已矣；岂以一时毁誉，而动其心邪？惟其在我者，有未尽，则亦安可遂以人言为尽非？伊川晦庵之在当时，尚不免于诋毁斥逐，况在吾辈，行有所未至；则夫人之诋毁斥逐，正其宜耳。

凡今争辩学术之士，亦必有志于学者也；未可以其异己而遂有所疏外。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彼其但蔽于积习，故于吾说卒未易解，就如诸君初闻鄙说时，其间宁无非笑诋毁之者？久而释然以悟，甚至反有激为过当之论者矣。又安知今日相诋之力，不为异时相信之深者乎？

衰絰哀苦中，非论学时，而道之兴废，乃有不容于泯默者，不觉叨叨到此，言无伦次，幸亮其心也。

致知之说，向与惟濬及崇一诸友极论于江西；近日杨仕鸣来过，亦尝一及，颇为详悉；今原忠、宗贤二君复往，诸君更相与细心体究一番，当无余蕴矣。孟子云：“是非之心，知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即所谓良知也。孰无是良知乎？但不能致之耳。《易》谓“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知也。此知行之所以一也。近世格物致知之说，只一知字，尚未有下落；若致字工夫，全不曾道著矣；此知行之所以二也。

### 【译文】

我不孝不忠，将祸患延及先人，虽未遭酷罚，众口谤毁，也是罪有应得。烦劳诸位冒犯忌讳，为我辩解雪冤，承蒙您的道义之爱，深切诚恳，这实在是我这样不肖孤寡之人所敢奢望的。“不加辩解而平息谤毁”，曾听说古人有过这样的教诲，何况今天不止于此呢？四方英杰因为讲学上的不同，正在大兴议论，我们能辩得过来吗？只有返回来作自我

修持，如果别人说的对，我们还没有相信，就应该务必吸收其长处，不能一味肯定自己而非毁别人。如果别人说得不对，我们又坚信自己的观点，就应该加强实践的功夫，务以自谦来要求自己，这就是“默然成就”，“不言而令人信服”。但是今天众口议论的处境，难道不正是我们砥砺磨炼，震动心灵坚韧性格的时候吗？而且那些议论的兴起也并非一定就是对我有什么私怨，他们立论也正以为自己在卫道。况且他们的说法本来就出自先儒的宏论，都深有各的依据，而我们的观点骤然与以前不同，反而有如凿空杜撰。他们不知道圣人之学本来如此，只是在流传过程中失其本真，先儒之学之所以日益支离，也是由于后学沿袭着错误的说法日渐累积而造成的。他们事先存有不相信的先入之见，不能虚心研究，加上我们的议论过程中也有浮躁争胜之杂念，未免过分激越，这也使他们惊骇、疑惑、嘲笑。这是我们的责任，不能光归罪于他人。

唉！我们今日讲学，是追求与别人不同呢，还是希望我们的学说与他人一样呢？是追求以自己的长处胜过别人呢，还是以自己的长处为他人服务？“知行合一”之学，我们只是口头论说，何曾作到知行合一？推求其本原，象我这样的不肖之人罪责更大。平时只以口舌讲解，并未确实体验于身心，名过于实，行动不能盖过言辞，已经没能作到确实致知，却要说别人致知之说没有讲透。就好象穷人谈论金子，自己仍免不了向别人要饭。诸位君子错在太过爱戴、信任我，好而不知其恶，于是造成今天议论纷纭的局面，都是不肖我的罪过。

虽然如此，但古代的君子有全世界都在非议他而不顾

的，更有千百世非议而不顾的，也只是出于求真而已。岂能以一时的毁誉动摇他们的心志呢？我们自己并不是做得尽善尽美，又怎么就以为别人说的都不对呢？伊川、晦庵在当时尚且免不了被诋毁、排斥，况且我们这些人行动上还有需要完善的地方，别人的诋毁、排斥也正是应该的。

大凡现在争论辩学的人，也必定是有志于学问的，不能因为他们与自己的观点不同而有所疏远。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他们只是一时被积习所蒙蔽，所以对我们的学说不容易马上了解，就好象诸位君子一开始听到我的学说时一样，你们中间难道没有嘲笑诋毁的？时间长了就豁然觉悟，甚至反有过激过当的言论。我们现在又怎么能够断定今天诋毁的力量将来不会促使人们更深地相信我们的学说呢？

衰絰之丧的悲苦之中，不是论学的时候，但事关大道的兴废，容不得沉默无言，不觉这样叨唠。语无伦次，但愿能够表白心意。

关于至知的问题，曾经与惟濬、崇一诸位学友在江西作过深广的讨论，近日杨仕鸣过访，也曾涉及，比较详细完备。现在原忠，宗贤二君再次前往，诸位相互细心讨论体证一番，就会穷尽其中的意蕴。孟子说：“是非之心，是智慧”，“是非之心，人人都有”，这就是所谓“良知”。谁没有这样的良知呢？只是不能推广开来而已。《周易》说：“知至，至之”，“知至”就是知，“至之”就是推广扩充良知。这就是知与行之所以合一的道理。近世所谓“格物致知”之说，连一个知字还没有下落，至于“致”字的功夫，则完全没有说到。这就是“知”与“行”为什么分为二物的道理。

## 答舒国用（癸未）

来书足见为学笃切之志。学患不知要；知要矣，患无笃切之志。国用既知其要，又能立志笃切如此，其进也孰御？中间所疑一二节，皆工夫未熟，而欲速助长之为病耳。以国用之所志向，而去其欲速助长之心，循循日进，自当有至；前所疑一二节，自将涣然冰释矣，何俟于予言？譬之饮食，其味之美恶，食者当自知之，非人之能以其美恶告之也。虽然，国用所疑一二节者，近时同志中，往往皆有之，然吾未尝以告也；今且姑为国用一言之。

夫谓“敬畏之增，不能不为洒落之累。”又谓“敬畏为有心，如何可以无心？而出于自然，不疑其所行。”凡此，皆吾所谓欲速助长之为病也。

夫君子之谓敬畏者，非有所恐惧忧患之所谓也；乃戒慎不睹，恐惧不闻之谓耳。君子之所谓洒落者，非旷荡放逸，纵情肆意之谓也；乃其心体不累于欲，无入而不自得之谓耳。夫心之本体，即天理也；天理之昭明灵觉，所谓良知也。君子之戒慎恐惧，惟恐其昭明灵觉者，或有所昏昧放逸，流于非僻邪妄而失其本体之正耳。戒慎恐惧之功，无时或间，则天理常存；而其昭明灵觉之本体，无所亏蔽，无所牵扰，无所恐惧忧患，无所好乐忿懣，无所意必固我，无所歉馁愧作。和融莹彻，充塞流行，动容周旋而中礼，从心所欲而不逾，斯乃所谓其洒落矣。是洒落生于天理之常存；天理常存，生于戒慎恐怕之无间；孰谓“敬畏之增，乃反为洒落之累”耶？惟夫不知洒落为吾心之体，敬畏为洒落之功，岐为二物，而分用其心，是以互相牴牾，动多拂戾，而

流于欲速助长。是国用之所谓敬畏者，乃《大学》之恐惧忧患，非《中庸》戒慎恐惧之谓矣。程子常言：“人言无心，只可言其无私心，不可言无心。”戒慎不睹，恐惧不闻，是心不可无也。有所恐惧，有所忧患，是私心，不可有也。尧舜之兢兢业业，文王之小心翼翼，皆敬畏之谓也，皆出乎其心体之自然也。出乎心体，非有所为而为之者，自然之谓也。敬畏之功无间于动静，是所谓“敬以直内，义以方外”也；敬义立而天道达，则不疑其所行矣。

所寄《诈说》大意亦好，以此自励，可矣，不必以责人也。君子不蕲人之信也，自信而已；不蕲人之知也，自知而已。因先莒未毕功，人事纷沓，来使立候，冻笔潦草无次。

#### 【译文】

从来信中完全可以看出对于学问的虔诚追求。求学就怕不知要点，知道了要点就怕没有笃实，真切的志向。国用既知要点，又有如此笃实、诚挚的志向，前进的势头谁能扼制得了呢？中间有一二处疑问，都是因为功夫未到，有欲速不达，拔苗助长的毛病。以国用的志向再除去这些欲速、助长的毛病，循序渐进，自会达到目标。这样以前的一二节疑问将自行涣然冰释，何须我再说什么呢？这就好象饮食一样，味道的好坏只有吃的人自己知道，并不是别人能将好味坏味告诉他的。虽然如此，国用有疑问的一二处，近时同志之中往往都有此疑问，但是我还没有告诉他们什么，现在先为国用说说吧。

说：“敬畏的增加，不能不成为洒落的累赘”，又说“敬畏是有心，怎样可以无心？又怎能出于自然，对于行动